

世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九  
書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公配饗大學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陽  
路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  
其志挫拳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  
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  
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



不進其說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昏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各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動俗詆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

不進其說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昏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各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動俗詆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



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爲道隱乎則  
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  
也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爲名隱哉則名隱者  
以恠行動俗以詼言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夔屈  
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爲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  
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須薦名於有司  
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  
復何爲而高臥哉如終臥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  
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之爲  
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也已矣君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夫前三者聖人之所

不爲足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如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則舜不爲高蹈也堯不爲真隱也  
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  
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  
也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  
於朝廷次按察于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夷  
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爲瑞使陰陽易愆爲穰  
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持節之州崑崙崦嵫作駐驛之  
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行是道罄南山之竹  
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  
善以足下之風可以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



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  
奇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  
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  
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号七十子之爵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  
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  
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震义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

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  
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  
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  
子文中子之未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  
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  
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  
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  
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  
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



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  
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  
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  
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  
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  
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  
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  
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  
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

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繁道  
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  
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  
也若然者何其道曠曠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  
拘乎正文極乎輿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  
輿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  
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  
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  
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  
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  
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



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者  
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  
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  
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  
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  
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  
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懋  
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  
之俾庠聲序音參應於行風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  
漢其誦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  
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  
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  
百王更命迭号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能行踟決句釋者猶萬物但  
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  
也夫六藝之於人文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  
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覘其微言鉅  
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  
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



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  
法爲事吾之視大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  
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泯泯乎洋洋乎爲  
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  
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  
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  
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決也洞知大曉猶駕車  
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  
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  
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  
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

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  
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  
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  
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  
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  
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埏天地故  
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  
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鋏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



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  
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  
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  
來世之君爲虺豕民爲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  
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  
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  
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為來  
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  
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  
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

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  
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  
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  
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  
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以於國衆人導之以於家後之  
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  
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  
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知矣取朋友以  
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  
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



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

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

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

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

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

梟羊豺獠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

郊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

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

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

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

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執殖仲尼

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

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

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

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



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刃鋸者必名人司  
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  
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  
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  
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  
爲心之駟儻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  
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  
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

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  
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  
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  
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  
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  
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  
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  
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  
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



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

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



身則儻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借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

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

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



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法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已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

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  
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  
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野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  
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  
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  
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

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  
四正鵠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  
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鵠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  
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  
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  
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  
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  
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  
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媒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突。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管也，爲酒；今之酌管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筆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十

詩

三羞詩三首

其一并序

丙戌歲日休射策不上東退于肥陵出都門見朝列  
中論犯當權者得罪南竄郊詔辰發持法吏不容一  
息畱私室視其色若將馱祿位悔名望者皮子闕之  
惘然泣血然羞故作是詩以贖之

吾聞古君子介介勵其節入門疑儲宮撫已思鈇鉞  
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殺膳家國共殘殺  
此道見於今永思心若裂王臣方蹇蹇佐我無玷缺



如何以謀計中道生芽孽憲司遵故典分道播南越  
蒼惶出班行家室不容別玄鬢行爲霜清淚立成血  
乘遽劇飛鳥就傳過風發嗟吾何爲者叨在造士列  
獻文不上第歸于淮之汭四蹇蹄可再弄退羽可後  
歇利則侶軒裳塞則友松月而於方寸內未有是愁  
結未爲祿食士俯不愧梁糲未爲冠冕人死不慙忠  
烈如何有是心不能叩丹闕赤赤負君歸南山採芝  
蕨

其二并序

日休旅次于許傳舍聞叫咷之聲動于城郭問于道  
民民曰蠻圍我交趾奉詔徵許兵二千征之其征且

再有戰皆歿其哭者許兵之屬嗚呼楊子不云夫朱  
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其是之謂  
耶皮子謂之內過曰吾之道不足以濟時不可以備  
位又手不提桴鼓身不被兵械恬然自順恬然自樂  
吾亦爲許師之罪人耳作詩以吊之

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綿聯三四年流爲中夏辱  
儒者鬪即退武者兵則躡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  
刮則齊民癰分爲猛士祿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  
去爲萬騎風住作一川肉昨朝殘卒回千門萬戶哭  
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晝輦不忍看金鏃  
吾有制勝術不奈賤碌碌貯之膏臆間慙見許師屬



自嗟胡爲者得躡前修躅家不出軍租身不識部曲  
亦衣許師衣亦食許師粟方知古人道蔭我已爲足  
念此向誰羞悠悠穎川綠

其三并序

丙戌歲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東下第後歸之  
見穎民轉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捨其子夫捐其妻  
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嗚呼天地誠不仁耶皮子之山  
居掩有襲鍤有炊晏眠而夕飽朝樂而暮娛何能於  
穎川民而獨享是爲將天地遺之耶因羞不自容作  
詩以唁之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飢就中穎之沛轉徙何纍纍

夫婦相顧亡弃却抱中兒兄弟各自散出門如大癡  
一金易蘆蔔一縑換鳧苾荒村墓鳥割空屋野花雞  
兒童齧草根倚桑空羸羸班白死路傍枕上皆離離  
方知聖人教於民良在斯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如何司牧者有術皆在茲粵吾何爲人數畝清溪湄  
一寫落第文一家權復嬉朝食有麥醴晨起有布衣  
一身既飽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缺畝手不秉鉞基歲  
雖有札瘥庖不廢晨炊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食  
之以俟食衣之以俟衣歸時卹金帛使我奉庭闈撫  
已愧穎民奚不進德爲因茲感知已盡日空涕洟

七愛詩并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玄齡如晦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縱橫幄中筭左右天下務翫辭無敵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勳鎮王府遂使後世民至今受陶鑄粵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爲執鞭豎

李太尉晟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一戰取王畿一叱散妖氛乘輿旣反正兇豎爭亡魂巍巍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驚乾坤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槩敢不群願以太平頌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暫起  
坦腹對宰相岍情挹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鑿殿裏醉  
天下皆哺糟徵君獨潔已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  
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耻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  
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藍輦一云返泥詔褒不已  
再看緱山雲重酌高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遙醉中死  
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  
高名無階級逸迹絕涯涘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  
粵吾慕真隱彊以骨肉累如教不爲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玷疵  
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  
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水蘂苦四遠聲光飛  
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  
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  
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  
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  
磔硤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  
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



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筭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  
刺謁戴叔倫赴宴著毅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  
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育臆  
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  
歛從浮豔詩作得典詰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  
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  
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標文柄所希持化權  
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

天哉矣

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曠罷三川  
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鏡焉

正樂府十篇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  
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墳篋和之以管  
籥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  
戒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小師之職掌誦  
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  
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府詩真不然矣  
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於詠歌摠十篇故命曰正  
樂府詩



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迴家自半叔念身為一囊灰  
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處處曾人豎家家祀婦哀  
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携况當札差平米粒如瓊瑰  
異蟲作餓殍見之心若摧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  
其命即用突其嘗安在哉豈無黔敖恩救此窮餓能  
誰知白屋士念此翻歎歎歎

橡媪歎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偃偃黃髮媪拾之踐晨霜  
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暵復幾蒸用作三冬三糧  
山前有孰稻紫穗襲人香細穫又精舂粒粒如玉璫

持之納于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賊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  
自冬及于春橡實誑飢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覺淚沾裳

貪官怨

國家省闈吏賞之皆與位素來不知書豈能精吏理  
大者國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傷哉堯舜民肉袒受鞭箠吾聞古聖王天下無遺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祿仕何不廣取人何不廣歷試  
下位既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財俊造悉為吏



天下若不平吾當甘弃布

農父謠

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雖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  
如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  
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  
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路臣恨

路臣何方來去馬真如龍行驕不動塵蒲轡金籠玲  
有人自天來將避荆棘叢寧呼不覺止椎下蒼黃中  
十未掣鞭策御之如驚鴻日行六七鄧營若鷹無蹤  
路臣慎勿愬愬則刑爾躬軍期方侶雨天命正如風

七雄戰爭時賓旅猶自通如何太平世動步却途窮

賤貢士

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到京未晨旦一一見天子  
如何賢與俊爲貢賤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事  
吾聞古聖人射宮親選士不肖盡屏跡賢能皆得位  
所以謂得人所以稱多士歎息幾編書時哉又何異

頌夷臣

夷師本學外仍善唐文字吾人本尚捨何況夷臣事  
所以不學者反爲夷臣戲所以尸祿人反爲夷臣忌  
吁嗟萼風衰何嘗不由是

惜義鳥



商顏多義鳥義鳥實可嗟危巢米累累隱在栲木花  
他巢若有鷄乳之如一家他巢若遭捕投之同一羅  
商人每秋貢所貴復如何飽以稻梁滋節以組繡華  
惜哉仁義禽委戲於宮娥吾聞鳳之翼仁義亦足夸  
所以不遭捕蓋緣生不多

誚虛器

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持以遺北虜給云生有神  
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吾聞古聖王修德來遠人  
未聞作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尚如此我心安足云  
如何漢宣帝却得呼韓臣

哀隴民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窮危又極嶮其山猶不全  
蚩蚩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規其巢墜有爭紛然  
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戍卒亦不閑  
將命提離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  
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玠禽皆捨旃  
今此隴民屬每歲啼漣漣

雜古詩十六首

奉獻致政襄祕監

何循本徵士高情動天地旣無闕閱門常嫌冠冕累  
宰邑著嘉政爲郡留高致移官在書府方樂駕池貴  
玉季牧江西泣之不忍離捨杖隨之去天下欽高義



馬帽白絺裘藍輿竹如意黃菊雨落酒青山謝公妓  
月檻諫詩情花溪釣魚既方舟魏闕將結駟

甘求白首閑既為道後詔加大監所以符公議  
夷子安車懸不出駟馬閑無事

微雨日終南騎富貴盡凌雲何人能至此  
身何復至如是賢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

秋夜有懷

夢裏憂身泣覺來衣尚濕骨肉煎我心不是謀生急  
如何欲佐主功名未成立處世既孤特傳家無承襲  
明朝走梁楚步步出門澁如何一小心千愁萬愁入

喜鵲

奔羶在庭際雙鵲來搖尾欲啄怕人驚喜語晴花重  
何況佞倖人微禽解如此

蚊子

隱隱聚若雷嗜膚不知足皂天若不平微物教食肉  
貧士無絳紗忍苦臥茅屋何事覓膏腴腹無太倉粟

鹿門夏日

滿院松桂陰日午却不知山人睡一覺庭鵲立未移  
出簷赴雲去忘戴白接籬書眼若薄霧酒腸如漏卮  
身外所勞者飲食須自持何如便絕粒直使身無為

偶書

女媧掉繩索緼泥成下人至今頑愚者生如土偶身



雲物養吾道天爵高我貧大笑猗氏輩爲富皆不仁  
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椽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  
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几傳侶  
貧居秋日

亭午頭未冠端坐獨愁予貧家烟爨稀竈底陰虫語  
門小愧車馬廩空慙雀鼠盡室未寒衣機聲羨隣女  
閑夜酒醒

醒來山月高孤枕群書裏酒渴謾思茶山童呼不起  
秋江曉望

萬頃湖天碧一星飛鷺白此時放懷望不歇爲浮客

旅舍除夜

永夜誰能守羈心不放假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  
出谷空嗟晚銜杯尚愧先晚來辭逆旅雪涕野槐天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牕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  
法猶見隣僧爲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  
茶烟南京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眞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丹霄路上歇征輪勝地偷閑一日身不署前驅驚野  
鳥唯將後乘載詩人崑邊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  
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妨猶有草茅臣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菜村挑葉  
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舡滑春後鱸魚墜  
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閑遇事成歌  
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  
分明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

送從弟歸復州

羨爾漫遊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吳天車螯近听無妨  
取解舫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

渠蓮慙慙莫笑襄陽住為愛南遊縮頸編

皮子世錄

皮子之先蓋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  
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  
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為容官至大夫後漢  
時名巡者為太監令三國時無聞焉晉朝名初者為  
襄陽太守名京者為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  
論議符王世名審者為堅侍郎後魏世名豹子者為  
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  
梁益諸軍事大將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  
之功累加勳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卒于承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  
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爲黃門侍郎隋  
朝名子信者爲刺史至于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  
文取位唯從祖翁諱瑕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  
時受蜀聘爲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  
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祿卒時日休之世  
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  
陽人自有唐已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  
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  
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產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  
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脩仲尼不生賢

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十終



三才圖會

同治

年





卷之四